



红军坟

□ 魏永刚

皑皑雪山，茫茫草地，雄浑的黄土高原，都有红军战士的英魂。长征经过的

山川河流，处处留下红军牺牲的印迹，山河大地都是无字的碑、无墓的坟！

长征经过的地方，总可以见到坟。这些坟莹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：红军坟。

离开长征出发地于都不久，我们来到江西信丰县。汽车在泥泞的道路上走了好久，到达一个叫做百石的村落。村后的山上，埋葬着长征途中牺牲的第一位师长洪超。那是红军离开于都第五天，1934年10月21日，前线吃紧，敌人蜷缩在一处坚固的房子里，战士们久攻不下。25岁的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，直接来到一线指挥，不幸中弹，倒在这片距离苏区不远的土地上。战士们抱着为师长报仇的决心，打赢了战斗，却永远失去了师长。直到70多年以后，他的故乡湖北黄梅县的亲人才知道他牺牲在了这里。当年战士沿坡挖下的战壕，依然清晰可辨，战壕不远处就是洪超师长的墓。

哪里有困难，就到哪里去，当地党史部门的同志用这句普通的话来概括洪超师长的牺牲精神。其实，在长征路上，每一个坟的背后都有一段英勇的故事，每一个故事又都充满了情感含量和思想价值。

今天，从江西于都出发，走到湖南道县，高速公路相通，只需数小时车程。当年红军战士用双脚走了一个多月。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的坟就在这个叫做道县的地方。惨烈的湘江战役中，陈树湘

率领6000多闽西子弟担任后卫任务。当红军主力渡过湘江之后，他的部队已经没有办法去追赶主力。这位只有28岁的师长带着残部，且战且退，在1934年12月的寒风中，重新退回他们接受后卫任务的道县。陈树湘受伤被俘，断肠明志，壮烈牺牲。他的坟许多年就留在道县城外的一棵大树下。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担当，什么是坚守！

贵州遵义是红军长征的转折点。在这座英雄的城市里，人们至今还络绎不绝地到一个叫凤凰山的地方，去拜谒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将军的坟。1935年1月，在第二次占领遵义的战斗中，作为军团参谋长的邓萍来到最前沿阵地侦察敌情。张爱萍回忆，这个距离比一线步兵班的冲击发起阵地还要靠前。也是在战壕里，在与团政委张爱萍研究战事，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邓萍被敌人的子弹打中，直接倒在张爱萍身边。一年之后，张爱萍挥笔写下“遵义城下洒热血，三军征途哭奇男”的诗句，怀念这位牺牲时只有27岁的军团参谋长。邓萍将军用生命写就了共产党人靠前指挥的榜样！

在甘肃省泾川县王村镇一个叫四坡的村里，一座长满青草的普通坟墓，埋葬着吴焕先烈士的遗骨。这位优秀指挥

员率领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的大别山一路走来。他们仅仅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中央红军的消息，便主动封锁西安到兰州的西兰公路18天，期待着中央红军到来。在绝望的坚守中，与敌人殊死战斗，他勇敢冲锋，身中七弹，把自己28岁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西北黄土高原上。从这座红军坟里，我们可以读到忠诚、勇敢、担当等丰富的内容。

长征所过处，那些写着“红军坟”的地方，更多是无名墓。一座座无名的墓碑同样诉说着英勇的历史。在湖南汝城县延寿乡官亭村外的一片荒地里，我们看到一块只有一米多高的石头上，刻写着“红军坟”三个字。没有人能弄清楚这片荒地里埋葬了多少位烈士。人们知道的是，这里是红军长征突破的第二道封锁线。旁边的青石寨山头郁郁葱葱，青草遮掩了当年留下的战壕，但当地百姓几代人都在传颂着红军在这里的战斗。不宽的延寿河边留下了很多红军遗体。战事稍息，当地瑶族头人主动请村里人掩埋红军遗体，埋葬一具烈士就发给一斗米。肃立在这块普通的石头墓碑前，我们情不自禁地想问：烈士家在何处？你们从哪里来？烈日当空，青山无语。

翻过雪山，走过草地，红军走到今天四川红原县一个叫亚克夏的山口。在海拔4800米高度的山上，几块简单的石头垒砌成一个坟。那里安葬着12位红军先烈。他们是1952年被路过的解放军发现的。12具遗骸整齐地排列在雪地上，间距几乎相等，都是头北脚南。人们几经查证，推断他们是红军的一个班。我们至今都不知道他们是从江西、福建走过来的中央红军，还是从大别山深处的桂花树下远征来的红四方面军战士；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征战过乌江，有没有走过泸定桥。我们现在所能记得的是，他们翻过了最高的雪山，却长眠在这即将到达胜利的地方。没有人能够再



位于四川省红原县刷经寺镇亚休村的红军烈士墓。

董彬摄



位于四川省松潘县川主寺镇元宝山上的红军长征纪念碑。

魏永刚撰



林海洞天

□ 李书哲

信仰在上，胸中如火般炽

热。他们在微光的投射下等，在

漫天星辰的黑夜里等，等待一个

可以重新出发的征途。

写出他们的名字，但是人们记住了：他们始终保持着军人的“队列”，一直到生命最后时刻。他们用那排列整齐、间距相当的枯骨告诉我们：什么是红军队伍的纪律性，为什么这支军队能从江西的红土地上一直走到陕北高原！

其实，长征路上，还有更多我们看不到的坟，那也应该是“红军坟”。在与湖南道县相邻的江华瑶族自治县，有一条牯子江静静流淌。1934年12月初，陈树湘就是过这条江时受伤的。当地老百姓说，一番激战，有多位红军战士牺牲。但是，当地民团不让百姓掩埋红军遗体，这些战士的遗体只能顺水漂流。漂流过红军遗体的何止牯子江！不远处的湘江上游，在1934年12月的那场恶战中也曾“流血漂橹”。九天时间，三万多红军将士牺牲，当地人“三年不饮湘江水，十年不食湘江鱼”。站在江边，我们看到的是滚滚的河流，听到的是不息的水声，找不到墓，也看不到碑，但我们依然不能忘记这河水中曾经涌动的英勇牺牲。皑皑雪山，茫茫草地，雄浑的黄土高原，都有红军战士的英魂。长征经过的山川河流，处处留下红军牺牲的印迹，山河大地都是无字的碑、无墓的坟！

长征是一次充满牺牲精神的伟大远征。这些坟莹便是对牺牲精神的标注和纪念。今天，重新走到这些或高或低的石碑前，一次次看到“红军坟”这个名字，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思念，更是在聆听一种呼唤。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长征，而走在长征路上的人，需要记住那些曾经作出牺牲的先烈，更不能忘记那感动天地的牺牲精神。

1934年的夏天，对于生活在江西省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的村民们来说，本是一个平凡无奇的夏天。这片蜀水河畔的林区峰峦如聚，人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

“红军来了！”消息不胫而走，打破了小村庄原本的宁静。之后，肖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在此整编和补充粮草，并接受党中央指示，作为先遣部队前往赣州瑞金与大部会合，开启了二万五千里穿越雪山草地的伟大征途。

我很快就从老人和学者们讲述的只言片语中，感受着这片红色热土上曾发生过的点点滴滴，内心如同虔诚的朝拜者，探寻着那些历经岁月洗涤的往事。

这个南方的夏天格外多雨。红六军团于1934年7月19日抵达横石，而我在85年后到达横石的时间也恰好是7月中旬，因为我忽然发现某种神秘的巧合而心旌摇曳起来。当年，红军一部分进入村民家分散驻扎，一部分伤员则住进黄岩的洞穴隐藏起来。那个洞穴后来被称之为“红军洞”，要通过极其险峻的“一线天”才能进入。

黄岩保留着原始森林最初的面貌，松针和阔叶散发着潮湿的气息。走到山脚下，引路人从地下捡起一根木棍在前方挥舞着，既是为了避免触犯蛛网的“领地”，也是为了遇到蛇时便于驱赶。

顺着溪流的方向，我们往大山腹地走去。小路的两边是高大笔直的杉树林，抬头仰望，见不到其顶端。地上成片成片蓝绿色的翠云草，在大树脚下闪烁着迷离的荧光。厚厚的落花枕着松软的泥土入眠，让人不忍心闯入这安详的美梦。

约莫半小时，就看到了一线天。正如其名，那是极其狭窄的幽谷，头顶只能窥见一丝微弱的光。脚下是浅浅的溪流，有些地方甚至只能侧身通过。顾不得许多，手脚并用奋力寻找着力点。没有落脚的地方时，脚便索性无法扶择地踏入了酣畅溪流。

突然，我被卡在了岩缝中。左手死死扳着凸出的石块，左脚踩在凹进去的小洞里，圈在局促空隙里的右腿动弹不得。我艰难地蠕动着，岩壁渗出的水濡湿了身体，豆大的汗珠凉透了后背。我不断调试着身体的姿势，在引路人的鼓励和安慰中握住了他伸出的援手，终于奋力挣脱了恼人的桎梏。至此，浑身蹭满岩石上的深绿苔藓和褐色泥土，两脚全部湿透。

难以想象，当年的伤员是如何从这狭窄的通道去往红军洞，老百姓又是如何运送药品和粮食上山。据横石村退休老干部邱文峰回忆，小时候母亲常给他讲，当听说带枪的军队要来，惴惴不安的村民们不敢靠近半步。而红军到来之后，帮着村民们劈柴、挑水、干农活，买来买菜按照市价付钱。通过交流和谈心，大家逐渐把这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当成了自己的亲人。

叮叮咚咚。右侧岩壁渗出的水滴如同一帘串珠，唱着欢快的歌汇入溪流。再往上走，“雨”更大了。我惶惑地抬头仰望，再看看身后通过的地方，竟有些分不清究竟是岩壁的水滴，还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雨。这段攀爬的路径不长，却颇为艰难。

红军洞口斜斜地倚靠了些短树枝，那是当地人祈福用的。成人在洞里很难直立，只能猫着腰行走。从洞里看洞口，形状仿若一只眼睛。选择在这里休憩确实有大智慧，横石村是鱼米之乡，红军洞易守难攻，近处山顶还有一口深不过一米，却永不枯竭的红军井。

眼前仿佛黑白画质的老电影胶片般滚动着这样一幕：在大革命经历严酷考验的时期，红六军团的伤员们忍受着剧痛，割掉溃烂的腐肉，绷带简单包扎过的伤口隐隐渗出血迹。战士或坐着或卧着，凝视着洞外的天空。信仰在上，胸中如火般炽热。他们在微光的投射下等，在漫天星辰的黑夜里等，等待一个可以重新出发的征途。

这一天终于来了！红六军团扩充时，为他们做饭的陈桂英、张后升夫妇支持弟弟加入，郑招英也将唯一的儿子送去参军。鲤鱼岗召开了轰轰烈烈的西征出发动员大会，万人誓师，向着光明前进的声音震彻云霄。全村约莫18个村民，追随队伍一路向西。

从来到走，红六军团在横石仅仅停留了21天，却留下了革命的星星之火。在红军离开后，气息败坏的国民党反动武装杀回横石，将带路和报信的群众抓起来严刑拷打。悲愤的村民们，怒不敢言，却心如明镜，就算是流血牺牲，也拒不交代红军的任何去向。

村子里的博物馆保留着不少那个年代的老物件，其中就有盛水用的竹筒。这个森林覆盖率达到96%以上的村庄，莽莽绿林，滔滔竹海。就地取材的竹筒，红军井的山泉水，随着有规律的步伐在战士们背上晃动着，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了苍茫夜色。

当年的队伍中唯一一对父子，是袁任远和17岁的儿子袁意奋。若干年过去，袁家后人重回故地，掏一捧曾滋养过祖辈的泉水，不由感慨万千，热泪盈眶，极其郑重地请村民砍下一小竹节，带回永久珍藏。

85年后，我在一线天里攀爬，在红军洞口凝视，在红军井旁驻足，痴痴地向往着曾经的烽火岁月。在林海深处的这一刻，我回归最简单的初心，任泉水洗涤着尘世沾染的污浊。



留坝老街唱“新曲”

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老街始建于嘉庆十三年(1808年)，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。老街紧邻老县衙东门，为秦蜀古道之连云栈道的一部分，向东延伸到姜窝子与褒斜栈道连接；向西北在紫柏山下与陈仓古道交汇，串联起“明修(褒斜)栈道，暗度陈仓(古道)”奇谋独运的历史典故。

时光流水，浸染韶华，老街曾经的繁华渐渐被寂寥的尘埃所掩盖。然而，她像一位慈祥的老奶奶，有着人们童年的美好回忆；更像一位善良的母亲，是子女心目中永恒的风景。吱吱作响的木门，邻里间响亮的招呼声，青石板铺就的街道，满街街看飘香……

现如今，房屋门窗得到了修整，路面条石经过整理，溪流顺着街边淙淙流淌，新建的太平山城门楼口的街头牌坊与厅城遗址广场珠联璧合，沿街两侧恰到好处地展示着昔日民间生产生活器具，墙壁题写着地方民谣，突出了古镇文化载体功能。昔日的老街如沐春风，重拾韶华，秉承了原汁原味的秦巴山地风情，保持了街区原有的空间格局，弥漫着一种古老岁月风雨沧桑的气息，吸引着游人去体验过往的风土人情与生活韵味。

在留坝书房，使用手工造纸装饰的墙壁，与室内的枯树和原本的木头房梁相得益彰，淡淡的墨香会随着咖啡的味道闯进你的鼻子；在走读秦岭山居，古老的雕花床和雕花屏风让你恍如隔世。别具一格的大堂里，摆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物件，让你仿佛穿越到那个年代；在老街食堂，几道清淡的农家小菜搭配粗粮主食，让你不禁想起家的味道。

(李景录 赵晨图/文)

